

主编 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白对照

四库全书

第十八卷

主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前往胶西来的相和二千石官员，如果奉行汉朝法律来治理政事，端往往找出他的罪过，报告朝廷以处罚；如果找不到什么罪过，他就设诡计毒死他们。他诡计多端，变化无穷，他的强横，足以拒绝他人的劝谏，他的聪明，足以掩饰自己的过错。相和二千石级官员如果听从他的命令办事，那么朝廷就要依法处治。因此胶西虽然是个小国，而所杀害的二千石官员却很多。

端在位四十七年去世，死后，终于因为没有儿子来承继王位，所以就撤除封国，领地成为胶西郡。

以上所叙述三国的第一代国王都是程姬所生的儿子。

赵王彭祖，在孝景帝前二年以皇子的身分被封为广川王。赵王遂造反平定后，彭祖仍为广川王。在位第四年，改封为赵王。第十五年，孝景帝去世，彭祖为人花言巧语奉承谄媚，其外表特别恭顺，内心却严酷阴毒，喜欢抠法令条文，靠诡辩中伤人家。彭祖有很多宠幸的姬妾及大群子孙。相和二千石官员想遵循朝廷法令来治理，就对赵王家的损害。所以每当朝廷派来相和二千石官吏到任，彭祖就穿着仆役穿的黑布衣亲自前往迎接，自己去清扫他们的宿舍，设了许多疑难的事情来引诱对方，只要他们失言，触犯朝廷禁忌，就记载下来。二千石官员想要奉法治事，他就以此相威胁，如果对方不听顺，就上书告发，并诬赖对方种种作奸犯法而图私利的事情。总计彭祖在位五十多年，相和二千石官吏没有一个能任满两年，总是因犯罪离职，罪过大的就被处死，小的也会受到刑罚，所以二千石官员不敢治理赵国，而赵王也就独揽大权，派遣使者到属且作生意，只许独家经营，唯利是图，其收入多于王国规定的租税，所以赵王家里金钱极多，但都赏给众多的妻妾、子孙，也用得干干净净，彭祖还娶了淖姬为妾，很宠爱她，淖姬本是已故江都易王的爱妾，又曾与江都王刘建通奸。

彭祖不喜好营建宫室、迷信吉凶，却喜欢去干下级官吏办的业务，上书天子，志愿督讨王国内的盗贼，经常在夜晚领着兵丁巡行稽察于邯郸城内，各往来使者以及过路旅客都因为彭祖奸险，不敢留宿在邯郸城里。

他的太子丹跟自己的女儿以及同胞姐姐通奸，因为跟他的宾客江充有隔阂，江充告发丹的罪状，丹因此被废，赵国改立太子。

中山靖王胜，在孝景帝前三年以皇子的身分被封为中山王。在位第十四年，孝景帝去世，胜为人爱酒好色，有子孙共达一百二十多人。常常跟他的哥哥赵王互相责难，说：“哥哥当王，专门代替下级官吏办事。为王的人应该每日听音乐享受美色。”赵王也责难他，说：“中山王只是整天荒淫享乐，不帮助天子抚慰百姓，凭什么称为藩臣？”

刘胜在位四十二年去世，由儿子哀王昌即位。在位一年去世，由儿子昆侈继位为中山王。

以上所叙述二国的第一代国王都是贾夫人所生的儿子。

长沙定王发，发的母亲唐姬本来是程姬的侍女。有一次，景帝召程姬伴睡，程姬因为有月事，不愿前去，就把自己的侍女唐儿加以装扮，让她夜晚去侍候天子。天子醉酒，没有发现，以为是程姬而发生了房事，就因此怀孕了，事后发觉不是程姬，等到生下孩子，就替他命名为发。发在孝景帝前二年以皇子的身分被封为长沙王，因为他的母亲身分微贱，不受天子宠爱，所以分封到低湿贫困的侯国为王。

在位二十七年去世，由儿子康王庸继位。康王刘庸在位二十八年去世，由儿子鲋纡继位为长沙王。

以上所叙述一国的第一代国王是唐姬所生的儿子。

广川惠王越，在孝景帝中元二年以皇子的身分被封为广川王。

刘越在位十二年去世，由儿子齐继位为王。齐有一个宠爱的臣子叫桑距，后来犯了罪，刘齐想要诛杀惩治他，他却逃亡走了，于是王就擒灭他的宗族。桑距因此怨恨刘齐，就上书告发刘齐和同胞姐妹通奸。从此以后，刘齐为求自保。屡次上书告发汉朝公卿以及宠幸大臣所忠等人的罪状。

胶东康王刘寄，在孝景帝中元二年以皇子的身分被封为胶东王，在位二十八年去世。当淮南王谋反时，寄暗中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就私下制造楼车、弓箭，作好战斗防守的准备，以等候淮南起事。后来官吏惩治审讯淮南王事件，在供辞中牵涉到刘寄。寄与天子关系最亲密，心中对此感到内疚伤痛，终于因为病情发作而死，而且不敢立继承人，这件事情后来被天子所知道。寄有长子名贤，他的母亲不得宠；小儿子名庆，他的母亲很受宠爱。寄屡次想要立小儿子为继承人，但是因为不合传承的次序，又因为自己有罪过，便没有提出。他死了之后，天



子哀怜他，就立贤为胶东王，来奉承康王的后代；而封庆到原衡山王的封地，称为六安王。

胶东王贤在位十四年去世，赐谥号为哀王，由儿子庆继位为正。

六安王庆，在元狩二年以胶东康王儿子的身分被封为六安王。

清河哀王乘，在孝景帝中元三年以皇子的身分被封为清河王，在位十二年去世，由于没有人代承继王位，因此撤除封国，领地归属汉朝，成为清河郡。

常山宪王舜，在孝景帝中元五年以皇子的身分被封为常山王。舜是景帝最宠爱的小儿子，骄懒而多淫乱，屡犯法禁，天子常常宽恕赦免他。在位三十二年去世，由太子勃继位为王。

原先，宪王舜有一个不被他所宠爱的姬妾生下长子刘税，税因为生母不得宠的缘故，他也不得王的宠爱。王后修生下太子勃。王有很多宠幸的姬妾，他所宠幸的姬妾为他生下儿子平、商，王后因此很少与宪王同房。等到后来宪王病危，诸多宠幸的姬妾经常去侍候他，王后因为嫉妒，不常去问病侍候，总是呆在自己的房子里。医生呈进医药，太子勃也不尽为人子的礼法去亲尝医药，又不肯守夜侍奉。一直等到王去世了，王后、太子才赶来。宪王平日就不把长子税当做自己的儿子看待，等到王去世了，又不分财物给他。郎官中有人劝谏太子、王后，让诸子与长子税共同分得财物，太子、王后不听。太子继位以后，又不肯照顾税，税因此怨恨王后、太子。所以当汉朝使者来视察宪王的丧事时，税就告发当宪王生病时，王后、太子不加侍候，等到宪王去世，六天后就跑出守丧的房子，太子勃与人相奸淫，饮酒取乐，赌博为戏，击筑作乐，与女人同车兜风，绕城过市，进入监牢探看囚犯等种种不法的事情。天子派使者张骞去向王后验证并审讯王勃，要求逮捕与王勃相奸淫的人以及各类证人，王勃却设法把他们藏匿起来。官吏于是大举搜捕，勃非常着急，竟然派人拷问揭发的人，擅自放出汉朝关押的嫌疑犯。官员请求诛杀惩治宪王后修及王勃，天子因为修从来没有好品行，使得税告发他犯罪，勃又没有好师傅的辅佐教导，不忍心加以诛杀。官员又请求废王后修，放逐王勃，和他的家属一起迁徙居住到房陵，天子终于答应。

勃为王只有几个月，被迁徙到房陵，封国绝灭。一个多月后，天子

顾念到宪王是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，就下诏令给官员道：“常山宪王早死，由于后妾失和，嫡庶诬蔑相争，因而陷于不义，而使封国绝灭，我很哀怜他。为了顾念亲情，封宪王子平三万户，为真定王；封子商三万户，为泗水王。”

真定王平，在元鼎四年以常山宪王儿子的身分被封为真定王。

泗水思王商在元鼎四年以常山宪王儿子的身分被封为泗水王，在位十一年去世，由儿子哀王安世继位。在位十一年去世，没有儿子。天子怜悯泗水思王绝了后代，就立安世的弟弟为泗水王。

以上所叙述四国的第一代国王都是王夫人儿姁所生的儿子。后来汉朝又增封其支属子孙为六安王、泗水王两国。总计儿姁的子孙，到现在有六王。

太史公说：汉高祖在位的时候，王国的一切赋税都归国王所有，可以自行任命内史以下的官员，汉朝只为他们设置丞相，佩带黄金印绶。因此诸侯都自行任命御史、廷尉正、博士，几乎可以跟天子相类似。可是自从吴、楚等七国叛乱以后，在五宗为王的时代，汉朝为他们设置二千石以上的官员，丞相改为相，只佩带银印绶。诸侯也只能享有租税，剥夺了政治权力。后来诸侯之牛较为贫困的，有的只能乘坐牛车。

卷六十

三王世家第三十

【原文】

“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：陛下过听，使臣去病待罪行间。宜专边塞之思虑，暴骸中野无以报，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，诚见陛下忧劳天下，哀怜百姓以自忘，亏膳贬乐，损郎员。皇子赖天，能胜衣趋拜，至今无号位师傅官。陛下恭让不恤，群臣私望，不敢越职而言。臣窃不胜犬马心，昧死愿陛下诏有司，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。唯陛下幸察。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。”三月乙亥，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。制曰：“下御史。”

六年三月戊申朔，乙亥，御史臣光，守尚书令丞非，下御史书到，言：“丞相臣青翟、御史大夫臣汤、太常臣充、大行令臣息、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：大司马去病上疏曰：‘陛下过听，使臣去病待罪行间。宜专边塞之思虑，暴骸中野无以报，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，诚见陛下忧劳天下，哀怜百姓以自忘，亏膳贬乐，损郎员。皇子赖天，能胜衣趋拜，至今无号位师傅官。陛下恭让不恤，群臣私望，不敢越职而言。臣窃不胜犬马心，昧死愿陛下诏有司，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。唯愿陛下幸察。’制曰‘下御史’。臣谨与中二千石、二千石臣贺等议：古者裂地立国，并建诸侯以承天子，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。今臣去病上疏，不忘其职，因以宣恩，乃道天子卑让自贬以劳天下，虑皇子未有号

位。臣青翟、臣汤等宜奉义遵职，愚懂而不逮事。方今盛夏吉时，臣青翟、臣汤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闾、臣旦、臣胥为诸侯王。昧死请所立国名。”

制曰：“盖闻周封八百，姬姓并列，或子、男、附庸。《礼》‘支子不祭’。云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，朕无闻焉。且天非为君生民也。朕之不德，海内未洽，乃以未教成者强君连城，即股肱何劝？其更议以列侯家之。”

三月丙子，奏未央宫。“丞相臣青翟、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：臣谨与列侯臣婴齐、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、谏大夫博士臣安等议曰：伏闻周封八百，姬姓并列，奉承天子。康叔以祖孝显，而伯禽以周公立，咸为建国诸侯，以相傅为辅。百官奉宪，各遵其职，而国统备矣。窃以为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者，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祭。支子不得奉祭宗祖，礼也。封建使守藩国，帝王所以扶德施化。陛下奉承天统，明开圣绪，尊贤显功，兴灭继绝。续萧文终之后于酈，褒厉群臣平津侯等。昭六亲之序，明天施之属，使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，锡号尊建百有余国。而家皇子为列侯，则尊卑相逾，列位失序，不可以垂统于万世。臣请立臣闾、臣旦、臣胥为诸侯王。”三月丙子，奏未央宫。

制曰：“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，褒有德也。周公祭天命郊，故鲁有白牡、骍刚之牲。群公不毛，贤不肖差也。‘高山仰之，景行向之’，朕甚慕焉。所以抑未成，家以列侯可。”

四月戊寅，奏未央宫。“丞相臣青翟、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：臣青翟等与列侯、吏二千石、谏大夫、博士臣庆等议：昧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。制曰：‘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，褒有德也。周公祭天命郊，故鲁有白牡、骍刚之牲。群公不毛，贤不肖差也。’“高山仰之，景行向之”，朕甚慕焉。所以抑未成，家以列侯可。”臣青翟、臣汤、博士臣将行等伏闻康叔亲属有十，武王继体，周公辅成王，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为大国。康叔之年幼，周公在三公之位，而伯禽据国于鲁，盖爵命之时，未至成人。康叔后扞禄父之难，伯禽殄淮夷之乱。昔五帝异制，周爵五等，春秋三等，皆因时而序尊卑。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，昭至德，定海内，封建诸侯，爵位二等。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，奉承天子，为万世法则，不可易。陛下躬亲仁义，体行圣德，表里文武。显慈

孝之行，广贤能之路。内褒有德，外讨强暴。极临北海，西(溱)[濠]月氏，匈奴、西域，举国奉师。輿械之费，不赋于民。虚御府之藏以赏元戎，开禁仓以赈贫穷，减戍卒之半。百蛮之君，靡不乡风，承流称意。远方殊俗，重译而朝，泽及方外。故珍兽至，嘉谷兴，天应甚彰。今诸侯支子封至诸侯王，而家皇子为列侯。臣青翟、臣汤等窃伏孰计之，皆以为尊卑失序，使天下失望，不可。臣请立臣闾、臣旦、臣胥为诸侯王。”四月癸未，奏未央宫。留中不下。

“丞相臣青翟、太仆臣贺、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、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：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马臣去病上疏言，皇子未有号位，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谏大夫、博士臣庆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闾等为诸侯王。陛下让文武，躬自切，及皇子未教。群臣之议，儒者称其术，或諄其心。陛下固辞弗许，家皇子为列侯。臣青翟等窃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议，皆曰以为尊卑失序。高皇帝建天下，为汉太祖，王子孙，广支辅。先帝法则弗改，所以宣至尊也。臣请令史官择吉日，具礼仪上，御史奏輿地图，他皆如前故事。”制曰：“可。”

四月丙申，奏未央宫。“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：太常臣充言卜人四月二十八日乙巳，可立诸侯王。臣昧死奏輿地图，请所立国名。礼仪别奏。臣昧死请。”

制曰：“立皇子闾为齐王，旦为燕王，胥为广陵王。”

四月丁酉，奏未央宫。六年四月戊寅朔，癸卯，御史大夫汤下丞相，丞相下中二千石，二千石下郡太守、诸侯相，丞书从事下当用者。如律令。

“维六年四月乙巳，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闾为齐王。曰：於戏，小子闾，受兹青社！朕承祖考，维稽古建尔国家，封于东土，世为汉藩辅。於戏念哉！恭朕之诏，惟命不于常。人之好德，克明显光。义之不图，俾君子怠。悉尔心，允执其中，天禄永终。厥有愆不臧，乃凶于而国，害于尔躬。於戏，保国艾民，可不敬与！王其戒之。”

右齐王策。

“维六年四月乙巳，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旦为燕王。曰：於戏，小子旦，受兹玄社！朕承祖考，维稽古，建尔国家，封于北土，世为汉藩辅。於戏！葷粥氏虐老兽心，侵犯寇盗，加以奸巧边萌。於戏！

朕命将率，徂征厥罪，万夫长，千夫长，三十有二君皆来，降旗奔师。荤粥徙域，北州以绥。悉尔心，毋作怨，毋侮德，毋乃废备。非教士不得从征。於戏，保国艾民，可不敬与！王其戒之。”

右燕王策。

“维六年四月乙巳，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胥为广陵王。曰：於戏，小子胥，受兹赤社！朕承祖考，维稽古建尔国家，封于南土，世为汉藩辅。古人有言曰：‘大江之南，五湖之间，其人轻心。杨州保疆，三代要服，不及以政。’於戏！悉尔心，战战兢兢，乃惠乃顺，毋侗好佚，毋迓宵人，维法维则。《书》云：‘臣不作威，不作福，靡有后羞。’於戏，保国艾民，可不敬与！王其戒之。”

右广陵王策。

太史公曰：古人有言曰“爱之欲其富，亲之欲其贵”。故王者疆土建国，封立子弟，所以褒亲亲，序骨肉，尊先祖，贵支体，广同姓于天下也。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。自古至今，所由来久矣。非有异也，故弗论箸也。燕齐之事，无足采者。然封立三王，天子恭让，群臣守义，文辞烂然，甚可观也，是以附之世家。

褚先生曰：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，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。传中称《三王世家》文辞可观，求其世家终不能得。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，编列其事而传之，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。

盖闻孝武帝之时，同日而俱拜三子为王：封一子于齐，一子于广陵，一子于燕。各因子才力智能，及土地之刚柔，人民之轻重，为作策以申戒之。谓王：“世为汉藩辅，保国治民，可不敬与！王其戒之。”夫贤主所作，固非浅闻者所能知，非博闻强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。至其次序分绝，文字之上下，简之参差长短，皆有意，人莫之能知。谨论次其真草诏书，编于左方，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。

王夫人者，赵人也，与卫夫人并幸武帝，而生子闾。闾且立为王时，其母病，武帝自临问之，曰：“子当为王，欲安所置之？”王夫人曰：“陛下在，妾又何等可言者。”帝曰：“虽然，意所欲，欲于何所王之？”王

夫人曰：“愿置之洛阳。”武帝曰：“洛阳有武库敖仓，天下冲阨，汉国之大都也。先帝以来，无子王于洛阳者。去洛阳，余尽可。”王夫人不应。武帝曰：“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。齐东负海而城郭大，古时独临菑中十万户，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。”王夫人以手击头，谢曰：“幸甚。”王夫人死而帝痛之，使使者拜之曰：“皇帝谨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，赐夫人为齐王太后。”子闾王齐，年少，无有子，立，不幸早死，国绝，为郡。天下称齐不宜王云。

所谓“受此土”者，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于天子之社，归立之以为国社，以岁时祠之。《春秋大传》曰：“天子之国有泰社。东方青，南方赤，西方白，北方黑，上方黄。”故将封于东方者取青土，封于南方者取赤土，封于西方者取白土，封于北方者取黑土，封于上方者取黄土，各取其色物，裹以白茅，封以为社。此始受封于天子者也。此之为主土。主土者，立社而奉之也。“朕承祖考”，祖者先也，考者父也。“维稽古”，维者度也，念也，稽者当也，当顺古之道也。

齐地多变诈，不习于礼义，故戒之曰“恭朕之诏，唯命不可为常。人之好德，能明显光。不图于义，使君子怠慢。悉若心，信执其中，天禄长终。有过不善，乃凶于而国，而害于若身”。齐王之国，左右维持以礼义，不幸中年早夭。然全身无过，如其策意。

传曰：“青采出于蓝，而质青于蓝”者，教使然也。远哉贤主，昭然独见：诫齐王以慎内；诫燕王以无作怨，无俾德；诫广陵王以慎外，无作威与福。

夫广陵在吴越之地，其民精而轻，故诫之曰“江湖之间，其人轻心。扬州葆疆，三代之时，迫要使从中国俗服，不大及以政教，以意御之而已。无侗好佚，无迕宵人，维法是则。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，而近小人。常念法度，则无羞辱矣”。三江、五湖有鱼盐之利，铜山之富，天下所仰。故诫之曰“臣不作福”者，勿使行财币，厚赏赐，以立声誉，为四方所归也。又曰“臣不作威”者，勿使因轻以倍义也。

会孝武帝崩，孝昭帝初立，先朝广陵王胥，厚赏赐金钱财币，直三千余万，益地百里，邑万户。

会昭帝崩，宣帝初立，缘恩行义，以本始元年中，裂汉地，尽以封广陵王胥四子：一子为朝阳侯；一子为平曲侯；一子为南利侯；最爱少子

弘，立以为高密王。

其后胥果作威福，通楚王使者。楚王宣言曰：“我先元王，高帝少弟也，封三十二城。今地邑益少，我欲与广陵王共发兵云。立广陵王为上，我复王楚三十二城，如元王时。”事发觉，公卿有司请行罚诛。天子以骨肉之故，不忍致法于胥，下诏书无治广陵王，独诛首恶楚王。传曰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；白沙在泥中，与之皆黑”者，土地教化使之然也。其后胥复祝诅谋反，自杀，国除。

燕土烧塿，北迫匈奴，其人民勇而少虑，故诫之曰“荤粥氏无有孝行而禽兽心，以窃盗侵犯边民。朕诏将军往征其罪，万夫长，千夫长，三十有二君皆来，降旗奔师。荤粥徙域远处，北州以安矣”。“悉若心，无作怨”者，勿使从俗以怨望也。“无傚德”者，勿使王背德也。“无废备”者，无乏武备，常备匈奴也。“非教士不得从征”者，言非习礼义不得在于侧也。

会武帝年老长，而太子不幸薨，未有所立，而且使来上书，请身入宿卫于长安。孝武见其书，击地，怒曰：“生子当置之齐、鲁礼义之乡，乃置之燕、赵，果有争心，不让之端见矣。”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。

会武帝崩，昭帝初立，旦果作怨而望大臣。自以长子当立，与齐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，出言曰：“我安得弟在者！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。”欲发兵。事发觉，当诛。昭帝缘恩宽忍，抑案不扬，公卿使大臣请，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意、御史二人，偕往使燕，风喻之。到燕，各异日更见责王。宗正者，主宗室诸刘属籍，先见王，为列陈道昭帝实武帝子状。侍御史乃复见王，责之以正法，问：“王欲发兵罪名明白，当坐之。汉家有正法，王犯纤介小罪过，即行法直断耳，安能宽王。”惊劾以文法。王意益下，心恐。公户满意习于经术，最后见王，称引古今通义，国家大礼，文章尔雅。谓王曰：“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，所以正骨肉也；外有同姓大夫，所以正异族也。周公辅成王，诛其两弟，故治。武帝在时，尚能宽王。今昭帝始立，年幼，富于春秋，未临政，委任大臣。古者诛罚不阿亲戚，故天下治。方今大臣辅政，奉法直行，无敢所阿，恐不能宽王。王可自谨，无自令身死国灭，为天下笑。”于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，叩头谢过。大臣欲和合骨肉，难伤之以法。

其后旦复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，宣言曰“我次太子，太子不在，我当立，大臣共抑我”云云。大将军光辅政，与公卿大臣议曰：“燕王旦不改过悔正，行恶不变。”于是修法直断，行罚诛。旦自杀。国除，如其策指。有司请诛旦妻子。孝昭以骨肉之亲，不忍致法，宽赦旦妻子，免为庶人。传曰“兰根与白芷，渐之澗中，君子不近，庶人不服”者，所以渐然也。

宣帝初立，推恩宣德，以本始元年中尽复封燕王旦两子：一子为安定侯；立燕故太子建为广阳王，以奉燕王祭祀。

【译文】

“大司马臣霍去病冒死再拜上报皇帝陛下：承蒙陛下错爱，让我在军中供职，本该专心思考边塞的事情，暴尸野外都无法报答皇上的恩德，竟敢想出什么别的议论，来打搅朝廷主管官员，实在是看到陛下整天为天下之事忧虑操劳，体恤百姓而忘掉自己，俭省饮食，节制娱乐，裁减郎官。皇子们赖上天保佑，已长大成人，能趋拜圣上，但至今仍未封号爵位请师傅官员。陛下谦恭礼让，不予照顾，群臣私下都希望早日予以封号，但不敢越职进言。我私下按捺不住犬马效劳的心意，冒死进言，希望陛下命令有关主管官员，利用盛夏的吉日早定皇子们封位，希望陛下明察。臣霍去病冒死再拜报告皇帝陛下。”三月乙亥日，御史并兼理尚书令臣光，将奏章上报未央宫。皇帝批示曰：“下交御史去力、”。

元狩六年三月戊申朔日，乙亥，御史并兼理尚书令臣光、尚书丞非，下交御史文书说：“丞相臣庄青翟、御史大夫臣张汤、太常臣赵充、大行令臣李息、太子少傅并兼理宗正事臣任安冒死上言：“大司马霍去病上疏说：‘承蒙陛下错爱，让我在军中供职了，本应该专心思虑边塞的事情，暴尸野外都无法报答王上的恩德，竟敢想出什么别的议论来打搅朝廷主管官员，实在是看到陛下整天为天下之事忧虑操劳，体恤百姓而忘掉自己，俭省饮食，节制娱乐，裁减郎官。皇子们赖上天保佑，已长大成人，能趋拜圣上，但至今仍未有封号爵位，配备师傅官员。陛下谦恭礼让，不予照顾，但群臣私下希望陛下早日予以封号，却不敢越职发言。臣私下按捺不住犬马效劳的心意，冒死进言，希望陛下命

令有关主管官员,利用盛夏吉日,早定皇子们的封位,希望陛下明察。’陛下批示曰:‘下交御史办理。’臣谨与中二千石、二千石臣公孙驾等商议:古来分地建国,并建立诸侯以遵奉天子,这是为了尊崇宗庙,重视社稷。现在臣霍去病上疏奏,不忘他的职责,以此来宣扬陛下的恩德,便说到天子卑恭谦让,贬损自己而为百姓操劳,他才考虑到皇子们没有封号爵位的事。臣庄青翟、臣张汤等应该奉义遵职,却愚昧而没有考虑到这件事。如今正是盛夏吉时,臣青翟、臣汤等冒死请立皇子臣闾、臣旦、臣胥为诸侯王。冒死请求确定他们所封的国名。”

批示道:“我听说当周朝分封八百诸侯,姬姓并列,有子爵男爵、附庸国。《礼经》上说:‘庶子不得奉祭宗庙。’你们说并建诸侯之国,这是重社稷,我没听说过。况且上天并不是为君而降生百姓。我的德行浅薄,天下还没有安定和协,就把没有教导成熟的皇子,强使他们做诸侯王,去统治大片地区,那么大臣能起什么劝导作用呢?应重新议立皇子为列侯。”

三月丙子日,又奏未央宫:“丞相臣青翟、御史大夫臣汤冒死进言:臣谨跟列侯臣婴齐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臣贺、谏议大夫博士臣安等商议说:我们闻知周朝封八百诸侯,姬姓并列,奉侍天子。康叔依靠祖父和父亲而显达。伯禽凭着周公而立,都建下诸侯之国,用相傅为辅。百官遵奉法令,各守其职责,国家的统领就完备了。我们私下认为并建诸侯之所以是尊重国家的原因,是因为四方诸侯各自按照它的职责向天子朝贡奉祭。庶子不得奉祭祖宗,这是《礼经》的规定。而封建诸侯,使他们守住自己的封国,帝王就能借此扶植道德,推行教化。陛下奉承上天的正统,光大圣人的绪业,尊礼贤士,使有功者显达,扶持兴起那些即将灭绝的小国。使萧何的后代继续分封在河南的酈邑,褒扬大臣平津侯等,昭明六亲的次序,表明上天施恩的广泛性,使诸侯王的封君能够推广恩泽,给子弟户邑,赐给封号建立封国的有一百多个。然而却以皇子为家列侯,这是使尊卑倒置、名位失序,将无法继续给子孙留下好的传统。所以臣请求立臣闾、臣旦、臣胥为诸侯王。”三月丙子日,进奏未央宫。

皇帝批示曰:“康叔兄弟有十个,而独被尊贵的原因,是表扬有德的人。周公祭天地山川之神,所以鲁公用白牡、骍刚的牲品,而其他诸

公,只用不纯色的牲品,这是贤者与不肖者的差别。‘巍巍的高山是值得瞻仰的;高明的德行是值得向往的。’我也很仰慕这些人,所以抑制不成熟的皇子,只封他为家列侯就可以了。”

四月戊寅日,进奏未央宫:“丞相青翟、御史大夫臣张汤冒死谏言曰:‘臣青翟等跟诸位列侯、吏二千石、谏大夫、博士臣庆等商议:冒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。’皇上批示说:‘康叔有兄弟十人而独被尊贵的原因,是表扬有德的人。周公祭天地山川之神,所以鲁分用白牡、骍刚的牲品,其他诸公只用不纯色的牲品,那是贤者与不肖者的区别。’‘巍巍的高山是值得瞻仰的,高明的德行是值得向往的。我也很仰慕这些人,所以抑制不成熟的皇子,只封他为家列侯就可以了。’臣青翟、臣张汤,博士臣将行等听说康叔兄弟有十人,武王继位,周公辅佐成王,其他八人都凭着祖父和父亲的尊贵建成了大国。康叔的年纪幼小,周公位在三公之列,而伯禽以鲁立国,大概授予爵位的时候,还没有成人。后来康叔却能抵御禄父的祸难,伯禽能消灭淮夷的叛乱。以前五帝各有不同的体制,周朝有五等爵位,春秋只有三等爵位,都因时代不同而规定尊卑位次的,高皇帝拨正乱世,昭显圣德,安定天下,封建诸侯,爵位分为二等。有的皇子尚在襁褓之中就立为诸侯王,以让他们尊奉天子,这是万世的法则,不可改变。皇上亲行仁义,实践圣德,文治武功互相配合。表彰慈爱孝亲的德行,广开进贤唯能的道路。对内奖励有德行的人,对外讨伐强暴的夷狄。北临北海,西至月氏,匈奴、西域都举国来贡奉。车辆器械的费用,不向百姓收敛,将朝中府库所藏的粮食,拿出来奖赏三军,启开宫禁的仓库,将粮食拿来赈济贫民。裁减边防士兵的一半。众多外族的君主,无不向往汉朝的风化,接受朝廷教化的影响而令朝廷称意。远方异域,也辗转前来朝拜,圣上恩泽普及四方。所以四方珍禽异兽不断送来,嘉禾米谷丰收,上天的应验是十分明显的。如今诸侯庶子都封为诸侯王,而封皇子为列侯,臣青翟、臣张汤等私下商议,都认为尊卑失序,使天下百姓失望,是不行的。臣请求立臣闾、臣旦、臣胥为诸侯王。”四月癸未日,进奏未央宫,奏章留在宫中没有批示下达。

“丞相臣青翟、太仆臣公孙贺、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赵充、太子少傅臣任安行宗正事冒着死罪上言:臣庄青翟等前次呈上大司马臣霍去

病的报告说,皇子们没有封号,我们谨跟御史大夫臣张汤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官吏、谏议大夫、博士臣庆等冒着死罪请求封皇子臣闾等为诸侯王,陛下谦让自己的文治武功,严于律己,以为皇子们还没有教导有成。群臣的议论,儒者口头上宣扬他们的理论,而有的与他们的真实想法相违背。陛下坚持推辞,不同意,只肯皇子为列侯。臣青翟等私下与列侯臣萧寿成等二十七人商议,都认为尊卑失序。高皇帝建立天下,是汉朝的始祖,封子孙为王,扩大皇族势力。先帝遵守这种制度不加改变,目的是为了显示皇族的尊贵。臣请求史官选择吉日,准备礼仪奉上,御史呈上地图,其他都照以前的惯例办理。”皇上批示说:“可以。”

四月丙申日,进奏未央宫:“太仆兼理御史大夫职务臣公孙贺冒死进言:太常臣赵充说卜于四月二十八日乙巳,可以赐封诸侯王。臣冒死呈上地图,请给所建立的封国命名,仪式另行呈报。臣冒死请求。”

皇上批示说:“立皇子闾为齐王,旦为燕王,胥为广陵王。”

四月丁酉,进奏未央宫。六年四月戊寅朔日,癸卯,御史大夫张汤将批示下达丞相,丞相下达中二千石,二千石下达郡太守、诸侯相,丞书从事下达有关办事人员。一切按照律令行事。

“元狩六年四月乙巳,皇帝派御史大夫张汤在太庙赐封皇子闾为齐王。曰:‘呜呼!皇子闾,你接受这包青色社土。我继承祖先之业,参照古制建立你的国家,封在东方,世代为汉藩篱辅臣,你要牢牢记住啊!要遵循我的命令,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。人如能爱好善德,就能发出闪亮的光辉,若不追求道义,那么就会使士大夫离心离德。如果尽心尽意,真正把握中庸之道,就能永保天禄,如果有错误,不从善,就会危害你的国家,害到你自己。唉呀!你要好好保国治民,能不敬慎吗?齐王你要戒慎。’”

以上是封齐王的策文。

“元狩六年四月乙巳,皇帝使御史大夫张汤在太庙赐封皇子旦为燕王。曰:‘呜呼!皇子旦,授你这块黑色社土。我继承祖先之业,参照古制建立你的国家,封在北土,世代做为汉朝藩篱辅臣。唉呀!匈奴是虐待老人的禽兽之国,到处侵略掠夺,加以奸杀边民。呜呼!我命大将率军前去讨伐他们的罪恶,其万夫之长,千夫之长,共有三十二

位头目皆俘获，偃其旗鼓来降。匈奴迁到漠北，北方因此安定。你要专心，不要跟人结怨，不要背弃恩德，不要放松武备，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，不得从军征发。呜呼！要保国治民，能不敬慎吗？燕王要戒慎。”

以上是燕王的策文。

“元狩六年四月乙巳日，皇帝派御史大夫张汤在太庙赐封皇子胥为广陵王。曰：‘呜呼！胥，授你这块赤色社土。朕承继先帝之业，参照古制建立你的国家，封在南方，世代做为汉朝的藩篱辅臣。古人有言：‘大江以南，五湖之间，这一带的人都比较轻佻。杨州是保卫中原的边疆，三代时，距离京都很远，政教不能到达。’呜呼！你要专心，要戒慎恐惧，仁慈孝顺，不要只顾贪图安逸，不要接近小人，一切要按照法纪行事。《书经》上说：臣子不要对百姓作威作福，这样就不会遭受耻辱。呜呼！要保国治民，能不敬慎吗？广陵王要戒慎。’”以上是封广陵王的策文。

太史公说：古人有句话说：“对于所爱的人，就希望他富有，对于所亲近的人，就希望他尊贵。”所以君王划分土地建立国家，分封子弟，这是用来推广爱护亲族的原则精神，区分亲疏，尊崇先祖，使子孙显贵，普天之下扩大同姓的势力。所以国势必然强大，王室必定安稳。从古到今，由来已久了。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，所以不必论述。燕国齐国的事情，不值得采录。然而封立三王，天子谦恭礼让，群臣遵守道义，文辞华美，很值得欣赏。所以把它们附在世家里。

褚先生说：我很幸运能以文学科作为侍郎，喜欢阅览太史公的列传。传中称赞（三王世家）文辞可读，想找到这篇世家始终没有得到。于是私自跟随长辈喜好故事的人，从他们那里找到这些封策书，编列出他们的事迹，使后世的人能知道贤明君主的旨意。

我听说汉武帝的时候，同一天赐封三个皇子为诸侯王：一个皇子封在齐，一个皇子封在广陵，一个皇子封在燕。各按其才力智能，及土地的肥瘠，人民的轻佻庄重，替他们作策文来警戒他们，告诫他们：“世